



河南集卷第三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穆脩伯長



譙東有祠歸然宅于衍之上者粵武帝之祠歟嗚呼
帝寶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略雄偉不
世之量屬災運哀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群雄並爭
帝于時得乘機會策嘯吒馳騫于其間用能建休功
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
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

持漢室抗力三方慷慨與言。則失彼七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乎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聳動毛髮。使人慄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者。惟高祖之于豐沛。光武之于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

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吾宗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謁于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此于爾民厚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徼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脩之。頌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于冠冕。為閭孰甚。吾將自出私奉。盡為其武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

艱如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是臨此州不能導尔民心如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爾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毫民闇鄙幾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彼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於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入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于欲不可盡專吾當與尔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毫不滿歲而去既去

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毫人飢公至闕即上言得從

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給毫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

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

草莽之不若又暇頌其飢公前居一州猶且勤為

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為親

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于天下之人宥又懈乎天

聖元年二月日記尊崇吉利於北宋人那兒也仲隆子推有子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叅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

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自郛而即曹既至未
期歲屬齊國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
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
瘠毀體軀不支家人憂其憊甚爭止之乞稍進葷茹
以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
情至闕違今日得不聽越三月竟以
有聞也矣將終顧
踰六十壽不為少
以獲歿于先人
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

吾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舉尔其勉
之唯速無緩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
求欲苦廬守禮斯亦不得即以縗服畫而後事于外
始卜其阡于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
柏或數于疲心瘁躬事以遽至既而治具第之側隅
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宇以
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年都官
兄于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願我無以致孝愛于先親
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以
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

茲宇之設其近于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脩尚
舊禮粗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
旋又廢于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
復知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
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于
神明故制罷服立宗廟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
用常所罷服而又祭之于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
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久矣儻非世蹈名矩
率禮敦教孝一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
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復五代晉漢

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問鑑世德
置以約委羨厥後寔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
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
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
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祇候
供奉建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于儀同齊國左
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
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倍為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
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如生宗屬以

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丞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
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
不為也庶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
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
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立父神次不敢盡陟而
時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
不從廟稱而後設于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
事中而先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
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
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于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
法尊雄一旦從而和棄世守當義弗頌而為其徒
者靡然傾天下四人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
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
能鼓動群俗之心唯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
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
使不流不窘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也道
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
聖人之外因民所欲惡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

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
根夫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以之出于後其
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
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
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
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
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
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
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
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

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唯
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
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于善者亦多矣
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
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徒
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
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
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作本之起恭生信
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
有佛之塔廟以瞻嚮于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

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衆者
寔為廟唯佛塔之說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
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者
也然後函以金石窆音窆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
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
元佛寺其踊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項骨舍利
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
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
塔于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
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

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于時浮屠統基一級而已
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于是州者釋叟衆惜其
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于塔者復得寺僧
海微而察之微一本無而起應請寔堪其任今塔之
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脩飾而微歿時天
禧二年也付其事于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
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其其範鐵塗銀
穎然而擢豈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
周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于浮屠者亦三
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

四釋之功是則肇于志而基于榮克成于微而大備于永雖經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功于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于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叅軍到官之五月以廨舍蹙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乎寢他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

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于時河南穆修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猶盤回效州縣職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諛狡小輩走謗議其間誼譏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泊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過知已去是則才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

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以養正之
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
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
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
是乃能利鋒後藏戢岬約束若纖謹男子為者終
日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意真可
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堯言所守
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泐其名以
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
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
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
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
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
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
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
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
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
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威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

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贅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言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摠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旣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旦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

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覺翬飛雙藥鯨震嶷、崇構上凌烟空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縉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早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

若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一本有明矣亦字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泊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則罰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闕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三好用

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州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濶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晚蔬蹊果二外先峙射棚三豈清趣中宜有哉然於亭遠甚大不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節是亭豈志於靜者

邪夫靜之間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否。是無寔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媿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裒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

漢者加新其殿。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自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壙林野間。有級軌以為佛塔者。其址之豈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委甃餘材。猶棄積于下。訪其之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若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

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有立而止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無成效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命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透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寔託銘于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先永幽安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龔而孤見教育于
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其取太原既平大徙異民
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
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
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
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
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
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
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室矧其
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

其規法于君：於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
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殫盡其力無何數年
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
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
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
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
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
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
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
考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藏

君子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
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
棺斯寔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无
越厥期未代不然惑于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
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理之軌既合既祔有
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于第二男道子之靈
嗚呼汝生而慧寔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

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
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
哉汝歿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
還聞于中塗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殯
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
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又則不長孰
如弗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
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壠以歸
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迤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
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穆叅軍遺事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修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啣之由是短于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

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
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是
削籍隸他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
遇赦叙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
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
上鏤板印數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
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
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
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
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

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辨惑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
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個儻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
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
兄畧無倦意同上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
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
方正登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

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同上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

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于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傳穆修

脩傳周茂叔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于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于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寔以大敵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

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于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漢唐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揮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泊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達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

林始贊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

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于道也

范仲淹撰尹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屠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

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榮、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叅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 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絳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

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于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于穆修伯長伯長受學于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

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同上

哀穆先生文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出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長

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間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皆貳者私點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出益勤為文章益根抵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之騎召先生作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

願以此為壽又使問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亡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耻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贖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出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怜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

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
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胃中不下遂卒吁噫
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願其
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畸隻常罹兵賊惡少
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
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
以出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
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世尚出
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
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出使往其家且

求其所著又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于命
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蘇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凌孟陽伯華

有客自遠方米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
缺鄰人苦其求耐醫師久已決案杯小大空布被
旁午裂餘喘尚能鼓美子老憤知已結目淒望羊泓
鬢斷反蝟茁憂酸繫餘生才嗥嗥留永訣語妻後
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立世資美子圓曲勿自悅吾
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凌子久道路翁才十口着羈

絀恰旅重江間正值大飢節既無裹飯交_子疾走
繼粗糲又無執漿人及時沃招渴惜我損天命_子
痛為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傑冒伏氣萬
丈_子對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
勤龍鍾_子弱女癡蹠躡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焰滅
魂兮竟何歸_子去矣不得別長府豈無財莫濟醫
藥切去倉豈無粟_子莫解腸腹熱天子聖在上海
內清欲徹伊人胡不官_子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
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_子門滿道不絕之子
苟間廁斯民乃貪餐而亢世弗親_子方嚴鬼所掣

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齧思潛淚輒抽_子慘舊面
成羞舉目此年落側身今鄙蝶箴言耳空虛_子險
論口吮髀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_子



世不知為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述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舉謂應義理字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哀更五季其敝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為文辭之雄是時穆叅軍伯長獨不以為然寔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公之先自爾以後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于



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註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邈其承傳遠有端緒口口云銀閨闢出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軍之復古兩為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學教授宜春陽椿得參軍之文于其後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綸板之不鄙謂愚可記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出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